

沈长庚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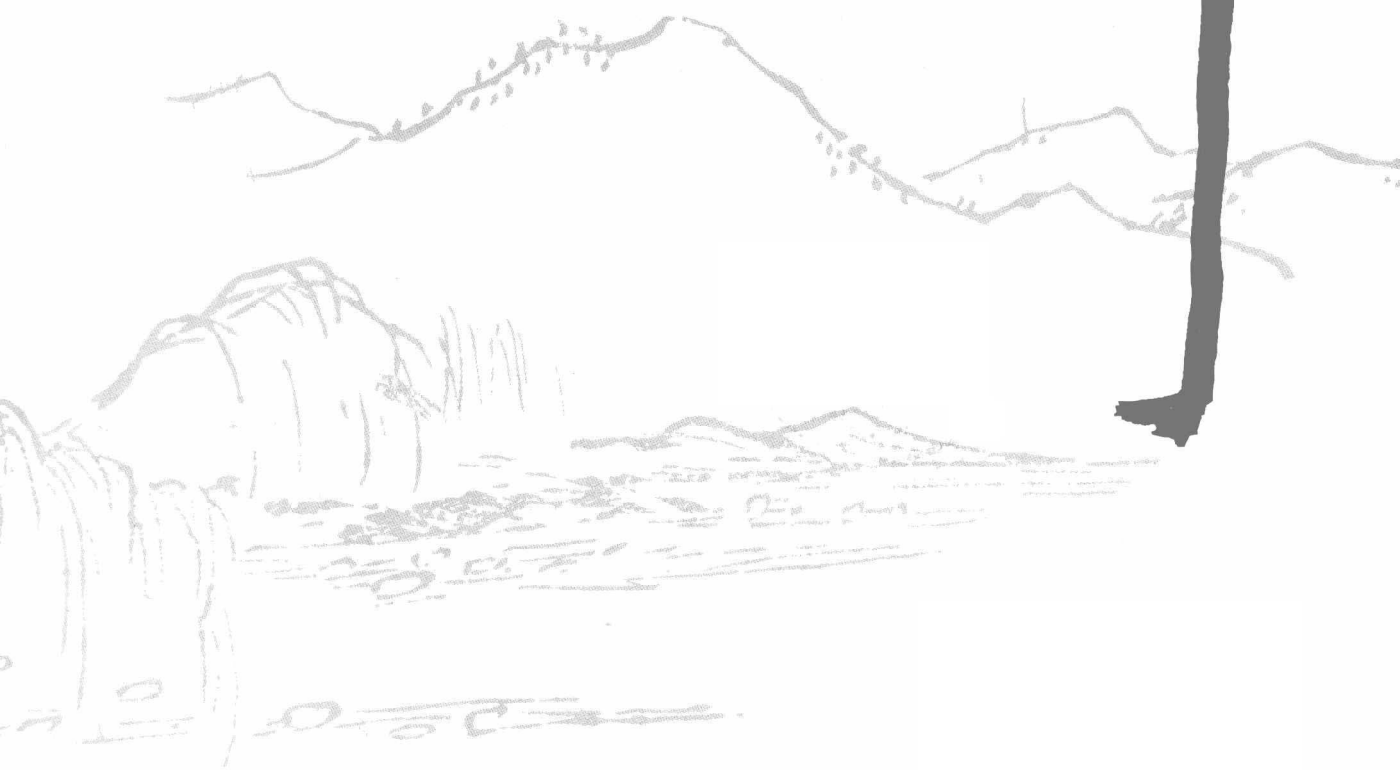
倡正之路

CHANGZHENG ZHILU

吉林人民出版社

沈长庚◎著

倡正之路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倡正之路 / 沈长庚著.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206-11612-4

I. ①倡…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1204 号

倡正之路

著 者：沈长庚

封面设计：朗阅文化

责任编辑：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1194mm 1/16

印 张：23.5

字 数：675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1612-4

版 次：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无过于良心的死灭，一个社会最伤心的现象无过于正义的沦亡。

——郭沫若

高于道德的东西必须基于公正、包含公正，并通过公正的途径去获取。

——亨·乔治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坚持和维护公平正义，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主流话题。

笔者基于以上认识，以小说的形式，叙述了一位基层小人物平生倡导公正的经历，故以“倡正之路”为书名。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陈昌正的坎坷历程。也许是天生秉性使然，也许是受启蒙老师所起名字的启迪，也许是经受了太多的磨难和曲折。他在读书、种田、教书和从政的过程中，不屈不挠地为公平正义抗争。由于种种原因，遭到忌妒、打击、陷害和中伤。他天资聪慧，梦想当科学家，却过早失学，只能靠在职进修读完了大学；他回避官场，数度退让，却被扣上官帽，无意中卷入人际纷争；他从古今中外的书籍中吸取了丰厚的营养，对法律政策能正确把握，对社情民意了如指掌，足具治理才能，却始终处于配角。

但是，他对公平的追求，坚定不移；对正义的伸张，矢志不渝。坚持为社会办实事，为人民做好事。因此，收获了极好的口碑。

小说围绕主人公的经历，塑造了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虚构了别开生面的故事情节，反映了跌宕起伏的社会生活，也展现了黄海之滨农村和城市几十年来改革发展的背景。

因系虚构，如有类似，纯属巧合，切勿猜忌。

谨以此作，献给那些主张公平正义的人们！也为有阅读兴趣的人添加些资料，以期得到哪怕是点滴收获！

沈长庚

2014年2月16日

目 录

第一章	陈家添丁亲邻贺	丁父从政伙伴妒	(1)
第二章	恩师识才劝跳级	家长偏执却反对	(10)
第三章	昌正智斗找茬人	祖母代订童年婚	(20)
第四章	竞赛征文齐获奖	妒忌生恨暗中伤	(28)
第五章	入团幻灭成阴影	求学梦断当农民	(35)
第六章	遭打击奋起抗争	给出路使其感恩	(42)
第七章	做好实事获称道	拒绝提拔改从教	(55)
第八章	从事教学露头角	开辟农场病发作	(63)
第九章	中考实绩登头榜	建房债务主动偿	(71)
第十章	进修高函又升造	回避从政另择校	(79)
第十一章	差班夺魁如惊雷	推辞任职似愚昧	(90)
第十二章	挚友中计被调走	昌正担纲失帮手	(101)
第十三章	评委破格定职称	党委特例委重任	(109)
第十四章	教改创建治校忙	栽赃陷害整人狂	(117)
第十五章	改革攻后勤顽症	机警破色诱绯闻	(130)
第十六章	验收达标铸辉煌	选调进城写篇章	(141)
第十七章	主持人大内司委	开创监督新局面	(150)
第十八章	史某妒能谋整垮	昌正应对显才华	(157)
第十九章	两项建设搞试点	考察酒企学经验	(174)
第二十章	破困局蹲点改制	调朝阳借用获批	(187)
第二十一章	编读本精益求精	抓着装尽力尽心	(194)

第二十二章	突发重症领导救	报答大恩才智酬	(202)
第二十三章	正当履职管宁闹	公正办案老覃告	(212)
第二十四章	收获提拔得赏识	谋划全局定规则	(222)
第二十五章	筹办省会获表扬	促进落实抓查访	(230)
第二十六章	追逃款多谋善断	办案件刚直不阿	(236)
第二十七章	推贤荐能为己任	考察辅导展学问	(245)
第二十八章	参加培训游浙江	调查处理“被嫖娼”	(253)
第二十九章	受诽谤义愤离岗	留贤能亲临拜访	(265)
第三十章	谈心交流为选调	基建开工遇花招	(277)
第三十一章	考察途中拒腐蚀	敞开思想论得失	(286)
第三十二章	荐老覃不计前嫌	作报告反腐倡廉	(294)
第三十三章	强化监督秉公正	应急与会爆冷门	(305)
第三十四章	查问题动真碰硬	冷处理息事宁人	(313)
第三十五章	探索督查新举措	游览奥运诸场馆	(324)
第三十六章	考察美国加拿大	婉拒留任即回家	(330)
第三十七章	应邀叙旧敞心扉	奉命编撰警示篇	(338)
第三十八章	获奖游澳门香港	受托编教材入网	(344)
第三十九章	省局恳请编局志	朋友诚邀游鹭夷	(353)
第四十章	陪同秀鸾游台湾	听说单位运作难	(363)
后 记			(370)

第一章 陈家添丁亲邻贺 丁父从政伙伴妒

1950年11月16日，地处黄海之滨的盐州县青春乡三尖村，金家舍北侧一户陈姓人家的老夫妇在农田里劳作，至日落方归。儿媳怀着身孕，携着3岁的长子提前从地里回来，烧好了稀粥。家里人吃过晚饭之后，刚要休息。突然，听到孙子的哭声。

“怎么连个孩子都带不好！”爷爷对着儿媳的房间训斥道。

爷爷疼孙子是可以理解的，老夫妇共生了两男三女，次子7岁时夭亡。1943年为躲避日寇扫荡，在逃难的途中，刚出生7天的孙子夭折了。幸运的是：直到1947年夏天，儿媳才生了这个会哭的孙子。

其实，孩子的哭，一是体质、性格使然；二是老人过分关爱所致。陈爷爷从人家送葬时，都是长孙走在最前面打灯笼的惯例中，总结出“长孙胜次子”的结论。他常用连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干果喂长孙，导致孩子的消化不良，肚子容易胀气。一胀气就哭，一哭就有好东西吃。

还是奶奶心细，跑到儿媳的房间一看，儿媳满头大汗，双手捂着肚子。她一面抱起孙子，哄他别哭；一面叫老头子赶快找儿子回来带接生婆，儿媳已经临产了。

陈爷爷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时任村财粮的儿子经常开会的村公所，却没有找到，就回来了。陈奶奶很着急，便去请比较在行的金二妈来接生。

大约黄昏时分，陈家的第二个孙子出生了。金二妈对陈家二老说：“这小家伙虽然黑瘦，可长相憨厚，哭声响亮，像是有出息的料。”

奶奶很高兴！倒不是听了恭维话，而是她昨夜做了个出奇的梦，梦见一只额头有道月牙白的黑猫，窜到媳妇怀里了。现在，才想到二孙子生肖属虎，莫非大黑猫正应了小老虎。于是，就说：“将来如果有出息的话，就叫他认你做干娘吧。”

爷爷抱着大孙子说：“要什么出息，只要长得像头牛，能耕地、种田、收庄稼就行。别像他老子那样，识了几个字，为了人家的事，整天东奔西跑的不归家，日子怎么过？”

陈家收拾停当，奶奶千恩万谢地送走了金二妈，和衣陪着儿媳照应二孙子。直到深夜，儿子回来了，才回到自己的床上，发现老头子搂住大孙子已经睡熟了。

“陈家又添丁了！”消息很快传开来。亲戚们纷纷来送月礼。所谓月礼，是当地人的一种人情习惯，即亲友要向坐月子的人送些补品。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的初期，物质极度匮乏，农民十分贫穷，礼品只是斤把红糖，或两斤馓子，或者是10个鸡蛋，也有是下河捞的鱼。但不管人家送了什么礼，陈家都要凑钱买些卜页、豆腐，以及家里的鸡蛋，招待客人。有时鸡蛋没有了，也有杀鸡应急的。那时候是没法用猪肉款待客人的。因为，农家要是能在过年吃上一顿肉，真是够奢侈的了！除了亲友，亦有邻居来道贺的，陈家也留着吃饭；也有闲人或乞丐，以祝贺之名来讨一碗饭、两碗粥的。坐月子的人没有得到休息，反而忙着烧饭和接待，体质虚弱。一个月下来，陈爷爷盘点粮食，感到“年关”难熬。叹息道：“人家说生了丫头是赔钱货，没想到我家添了个男丁也赔本。”

奶奶却说：“这是什么话！人家是看得起我们才来的，你不想想：我生大闺女时，穷得连亲戚都不上门。”

一席话引发了陈爷爷对往事的回忆：

在陈姓的家族史上，曾出现过名儒大贾、达官贵人。可是，从明朝朱洪武赶杀时开始，由姑苏迁徙至盐州后，特别是近代繁衍在新盐场一带的陈氏，几乎都是农民。陈贵荣夫妇起初靠租种陈氏宗祠的祭田营生。因军阀混战，家祠被毁，祭田被占。又东迁到二秋一带，在一家替地主种地的佃户中打工。由于入不敷出，到生大女儿时，已家徒四壁，每天两顿稀粥都喝不上。没一个亲友来看望的，就更谈不上送月礼了。坐月子的陈孙氏，刚过了三朝，就拆去棉袄里的絮胎，填上在盐碱地上晒出来的白盐，穿在身上到远处去卖，挣钱糊口度日。盐汁浸渍后背，皮肤先红肿、后溃烂、再结茧，其痛苦难以言状。后来，陈家又相继生了两个女儿，家境更艰难了。而贩卖私盐这一生路，又被官方断绝了。为了减少佃户的中间盘剥，陈家夫妇开始冒险直接租种地主的土地，尽管缺少大型农具，加之旱涝灾害，交了地租，所剩无几。但是，陈家夫妻能吃苦、会种田、守信用的评价，在附近的一些地主中传开了。

1926年秋天，地主吴崇吉派人给陈家传话，同意以较低的地租，让陈贵荣夫妇为他开垦一片盐碱地。这家人便迁到三尖村金家舍后面的盐碱地上，搭建了茅棚居住。年底，生了长子陈甲，一家八口人，在这里开始了长期的劳作生息。陈氏夫妻穷则思变，多方谋划生计：一面开垦盐碱地，试种杂粮谷物，全家人宁可以糠菜糊口，也不拖欠地租。一面带领全家老小搞副业，办法是：以养鸡生蛋、蛋孵小鸡的方式，在荒地上养成群的鸡；通过卖鸡、卖蛋聚集资金，买小母猪饲养；再以母猪配种下小猪，在盐碱地上放养成群的猪；积聚卖猪、卖鸡的钱，买小母牛饲养；通过母牛下小牛，把小牛养成壮牛，用卖牛的钱，添置农具，提高劳作效率。10多年后，陈家除了向地主交纳了不断提高的地租外，还以“从土地上刨、从副业上攒、从牙缝里省”的方式，将两个茅棚改建成土墙草盖，并买了几亩薄地。亲戚朋友们与陈家的来往开始多了。也不单是他家的生活有了起色，最主要的是陈家奶奶的慈善和宽厚。

那时候的三尖村，方圆十来里。只要提到陈大奶奶，都说她是个慈善人。她只要知道谁家遭灾了、受难了，总能从家里背袋大麦，或兜上几升黍子，或拎着几个鸡蛋去看望，有的还塞上铜钱或纸币以接济；乡邻上门求助，她都能或多或少的给予帮助，从来没有见过空手而回的；也有把自己的衣服，甚至于唯一的手镯，都送人救急的；即使登门乞讨的，她家里吃什么就给人家什么，如果锅里、盆里都没有了，就把自己碗里的倒给人家，自己喝瓢清水充饥。

对于奶奶的做法，陈爷爷从未责怪过，他知道老伴生性仁慈。何况，初到此地时，一家老少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乡邻们也曾一瓢麦子、两捧黍子的帮助过。1938年春，陈家小儿子得伤寒病时，穷弟兄们也帮着找偏方、寻医生，虽然小儿子不在了，但乡亲的情谊还在。1944年夏天，陈家的儿媳妇和三女儿被土匪绑为人质，在卖粮、卖牛，筹钱、赎人的过程中，也靠乡邻的周旋和帮忙。陈家夫妇经常教育儿女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生要做好事，为子孙积善德。

正因为陈氏老夫妇的宽厚仁慈，如今又添了个孙子，有这么多人上门送礼、道贺，也就不足为奇了。话又得说回来，在上门道贺的人中，也有不是出于真心的。有极少数是嫉妒陈家的日子过得好，乘机来骗吃、骗喝的；有个别人是趁机来行窃的。后来，陈家发现养的鸡少了，用的农具丢了。可是，这家人就当没发生过那些事，从不声张，总是包容忍让。

陈家儿媳妇坐完月子，就把孩子围在大柳筐里，下地做农活了，过个把时辰，就回来喂次奶。妈妈发现二子与小大子的性格不一样，只要肚子不饿就不哭，即使偶尔受凉发热了也不闹，只要捂着出身汗就好了。奶水不够的时候，喂他稀粥也吃，起初有点拉稀，过几天就好了。到能坐、会爬的时候，他不吃奶了。喂什么就吃什么，有时抬起双手抢粥碗喝，吃的没有大小子的好，养得比大小子壮实多了。

陈二子过了周岁，肚子圆圆的，腿脚粗粗的，走起路来既稳又快。爷爷看了高兴地说：“像头小牛，

长大了能耕地。”

奶奶打量着二孙子：大大的脑袋，黑黑的面孔，厚厚的耳垂。争辩道：“小二子将来是只虎。”

爷爷想起了二孙子属虎，觉得也有道理。

夏收夏插、秋收秋播等农事紧张的时候，陈爷爷叫来了大外孙女帮忙。由她边放牛，边照看两个表弟。暑天里，小太子经不住晒，哭个不停。爷爷舍不得大孙子，把他交给在家烧饭的姑奶奶带了。小二子仍然跟着表姐放牛，不是在草地玩，就是在牛背上被太阳烤。日子久了，晒出了暑毒，肩背上长了疮，肚子上起了脓包。他忍耐不住了，一哭起来，就不依不饶的。

夜里才回家的男丁父亲陈甲，被闹得没法入睡，才想起来，应该抱小二子去看郎中。可是，一抱起来，这个小子手抓、脚踢，甚至用嘴咬，坚决不让抱。仿佛是对爸爸的不归家、不关心，发出强烈的抗议。妈妈和奶奶只好轮换着抱，请土郎中为他挤了脓、上了药。从此以后，爸爸对小二子产生了莫名的隔膜，更加懒得理他了。

爷爷也不太喜欢小二子。有一次，爷爷给大孙子买了一顶小草帽。二孙子看见了，既没有要，也没有闹，却瞪了爷爷一眼。又有一次，爷爷给了大孙子一块饼。看见二孙子在旁边，就撕了一角给他。大孙子高高兴兴地拿走了，小二子却坚决不要。奶奶望见了，叫大孙子把饼送过来，分成一样大小的两份。小二子来拿了，可是，看到哥哥淌眼泪不肯拿，就缩回手跑到外面去了。

爷爷说：“二孙子从小就会计较多少，长大了没什么大出息！”

奶奶却说：“二孙子在乎的是公平，不公平的，宁可不要，以后会成为‘包黑子’。”

爷爷说：“你是头发长、见识短，这世道从古到今就没有公平过。再说长孙能和次孙一样吗？”他从内心里容忍、怜惜大孙子的会哭和要哄，而排斥二孙子的又倔和又傻。

奶奶知道自己与老伴说话是该有分寸的，如果过于坚持自己的看法，会被老头子认为是“顶嘴”，是要发脾气的，也就不敢再说了。但是，她依稀记得自己梦见黑猫头上那道白斑，就像戏里包公额头的月牙。

1956年夏季的一个暴雨天，陈奶奶看见儿子、媳妇都在家，孩子们又不在身边。就对他们说起了孙儿们的一些家常趣事，特别说到二孙子在乎公平……

媳妇也跟着说了两点：一是小二子不但在乎别人对他和哥哥的公平，还在乎家人之间的公平……她刚要举例时，看到丈夫在身边，就不好说下去了。连忙转到第二点：二子的记性好。她说：“我生小龙（未满月，就夭折了）时，他还不到两岁，就记得家里有哪些人，是什么情景；去年我带他去三姑家，他说跟爷爷去过，我让他在前面走，才五岁的人，走小道、过墓地，10多里弯弯曲曲的路，抢在我的前面到了。”

陈甲对母亲的话从不怀疑，对妻子的话即使全对，也从不轻易认可，一直保持着丈夫的威严。连忙打断了婆媳间的家常话。他说：“孩子的事今后不能对外人说。小二子这么耿直倔强，将来是要吃苦的。”

其实，陈甲说的也是心里话。一是社会复杂，要是让仇人知道自己有个聪明的小儿子，会引发不测的；二是俗话说“耿直讨人嫌”，二子从小就这样耿直，焉能不惹祸？对于这份担心的依据是什么？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只是隐约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出的。他开始回忆自己的过去，以期能从中找出教育小二子改变过直、过硬性格的良方。

陈甲是陈奶奶第四胎生的第一个男丁，父母在缺衣少食的年代，仍然咬紧牙关，送他念了几年“寒关”（所谓寒关，是指旧时的私塾先生利用冬季农闲，在自己家里，每年教几个孩子念大约两三个月的书），加上他天赋好，反应快，敢说敢做，人又长得精悍。在当地已经算得上是知书达理的人了。

1941年7月中旬，日寇纠集一万多人，分四路对盐州进行扫荡。陈甲在共产党的带领下，组织疏散

群众，特别是在配合铁军和游击队开展反扫荡斗争的一个多月里，始终表现得英勇顽强。9月底，经上级派来发展农村党组织的陈仰光介绍，陈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春天，陈甲的父母已经年过五十了，他们商量决定给儿子结婚，把带领全家老小过日子的重担交给他。一来让他顾及家庭，不要整天东飘西荡的；二来也能化解家里人为他担惊受怕的。可是，婚后的他，依然没法顾家。

他对家人说：“没有国哪有家？抗日救国是大事，请求你们多担待。”

父母很无奈，妻子却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1943年2月中旬，华中日军和伪军一万四千人，采用“拉网合围”的战术，对盐州等地进行扫荡。驻军加强兵力从外线进攻，陈甲根据陈仰光同志的安排，带领民兵配合游击队从内线攻克日伪据点。历时一个月，当地军民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陈甲回家时，才知道妻子生了，刚出生7天的婴儿，在反扫荡的转移中夭折了，一家人抱团痛哭一场。几天以后，他又投入到地方农会组织的、动员贫苦农民参与的、针对地主恶霸的减租减息斗争。也许因为，他把丧子之痛带入到工作中，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表现得过于尖锐，地主吴红干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混入农会的恶势力代理人，也对他由怨到恨。

1944年春天，陈仰光告诉陈甲：“党组织派我到敌占区工作，你跟我一起去吧！”

由于父母不同意，陈甲没法去。其后，铁军转入外线作战。和平军、伪军又卷土重来，地主恶霸气焰嚣张，扬言要反攻倒算。建立不久的党组织，离开了富有斗争经验的陈仰光领导，又面临恶劣、严峻的形势，被迫实行遣散。

夏季农忙的一天，驻在朝阳唐家湾一带的土匪，突然窜到三尖村“拔庄子”（当地农民对土匪掳掠财产、绑架人质行动的俗称），绑走了陈甲的妻子和来帮农忙的三姐。然后放出话来：限10天内送20块大头银元来赎，否则就“撕票”。陈家忙着卖牛卖粮，东挪西借，仅凑了12块。幸亏传话人帮忙说情，到第11天才赎回了姑嫂俩。陈甲心里清楚：这是地主与土匪勾结起来对他实行的报复。在联系人中就有参与策划的，甚至是暗中分赃的。但在革命处于低潮时，除了筹钱赎人，别无他法。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些过去在日寇扫荡中助纣为虐的伪军、和平军却打出了中央军的旗号，摆起抗日功臣的谱。共产党和革命队伍再次转战盐州，领导农民开展反奸反霸、控诉清算汉奸的斗争。陈甲对吴红干、吴崇吉的罪行，以及他们在农会的代理人当“墙头草”做“顺风倒”、暗中勾结地主、土匪的情况，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地主、恶霸的罪行得到了清算。但是，有些混入革命队伍里地主代理人的问题，因证据不足，没有得到追究。这些代理人从此与陈甲结下了“梁子”。年底，革命武装力量清除了盐州地区的所有伪军，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爆发。

1946年初，共产党派员到三尖村一带，重新建立基层党组织。陈甲如实向组织汇报了经陈仰光介绍已经入党的情况，请求党组织审查，重新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两个月后，党组织经调查，给他答复了三条意见：一是经组织查询，陈仰光同志已经壮烈牺牲；二是已经遣散的党组织不保留资料，被遣散的党员必须重新申请入党；三是他的政治立场很坚定，只是有人反映，他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太偏执。希望他再度申请，经受党组织的考验。

陈甲怀着对烈士牺牲的悲痛，含泪表示：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一定要像陈仰光那样，为了党的事业，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事后陈甲反思：所谓看问题“太偏执”，显然是与他结梁子的人散布的谣言。但是，与烈士为革命牺牲生命相比，谣言又算得了什么？他积极配合党组织开展土地调查，宣传“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推进土地改革。土改时，陈家被定为中农，他家原有的土地财产不动，另外分得四亩半土地。

后来，有人反映：陈甲在土改中谋私，他家有牛、有田，不应该分到土地，应该定为上中农。

1947年夏，党组织对农村土改工作进行全面复查。经查：土改工作在该地全面展开时，陈甲顾不得

妻子就要生产，已经按党组织的安排，带领民兵参加人民解放军发起的“盐南大战”，正在枪林弹雨中抬担架、救伤员呢，根本不存在谋私行为。其次，陈家虽然有土地，但少而薄，人口多，分给土地进行平衡，是合理的。按照土改政策，该户应当定为下中农。但是，由于有些人的阻挠，仍维持对陈家的中农成分的评定。

当年8月，陈甲带领民兵支前，他的帽子被子弹打飞了，肩膀也受了伤。

1948年，当地的党组织，曾多次讨论再吸纳陈甲为党员的问题，尽管多数人充分肯定他在土改中的积极工作和在支前中的出色表现。但是，有个别人总是以“他太过偏激”为由坚决反对。当年11月，淮海战役爆发，陈甲率当地民兵和群众，用小车推、扁担挑、肩膀扛，没日没夜地往前线送军衣、军粮。在救护伤员时，他身上浸透了战士的血，胳膊和大腿都受了伤，面对密集的炮火无所畏惧，践行着向党组织表达的“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誓言。

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前后，平津战役也取得了胜利。当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向江南全面推进，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当年10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三尖村的农民欢欣鼓舞，从此开始了新生活。该村成立了村政府，陈甲被任命为村财粮（村政府里主管财务物资的官员）。

1950—1956年，国家在对城乡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在农村推行农业生产合作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建国后，农民是以家庭为单位，在分得的土地上劳作，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不足，有些人劳力少，而老弱病残的多，加上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种植，抵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差，土地的使用率和产出率都很低。三尖村的干部们根据上级部署，发动群众按照因地制宜、方便劳作、配置合理的要求，成立互助组，开展互帮互助式的联合大生产。从1952年开始，共产党开展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把农民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三尖村成立了以村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陈甲协助村支书、村长协调处理了在将农民的土地、大型农具收归合作社统一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和纠纷。每年年底，为了算好扣除合作社当年生产费用、税金、下年留用资金以外，社员群众的劳动报酬，及时于春节前给农户兑现，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

1956年春，三尖农业合作社开始进入高级社阶段，实现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社员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陈甲由初级社总账会计转任高级社总账会计。

三尖村近千户农民中，主要有两大姓，近六成姓吴，三成多姓金，这两大姓都有“千年不坏宗亲”的观念，宗族意识特别强。由于陈甲曾与吴姓个别人结了“梁子”；也由于他在讨论集体收买农户大型农具的价格时，对吴姓干部照顾家族利益过多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更是由于他的生活作风不检点，使他的金姓小伙伴产生了怨恨。开始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

陈甲的小伙伴，姓金、名笠，比陈甲小一岁，小时候一起长大，相互之间称兄道弟。金笠早就对陈甲的能干而心怀妒忌，而且，又善于投机专营。在土豪劣绅嚣张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他抛弃了一家老小，只身去了上海，跪拜本地籍的青帮头子吴登余为“老大”，企图在上海发迹。他家生活艰难时，陈家帮了不少忙。1946年春的一天，金笠的老婆，趁公婆外出吊唁之机，请陈甲到她家喝酒，酒后拖他上床。后来就保持着暧昧关系。1950年秋，吴登余被政府抓捕法办，金笠又从上海逃回老家。听到父母告诉其老婆与人通奸的事。他没法责备老婆，因为，去上海时是不辞而别的。只是对陈甲给他戴“绿帽子”，恨得咬牙切齿！

金老爹对他说：“不要‘狗肚子里放不下四两板油’，你‘死’在外面这么多年，我家多亏了陈家照应。”

金笠嘴里答应，心里却盘算着如何扳倒陈甲以雪耻辱。尽管陈甲已经不再与他老婆有那种关系了。但他却到处打听陈甲的过失或可能存在的错误，记在小本子上。更主要的是：他已经瞄准了陈甲担任高

级社总账会计的职务，以至于达到连做梦也想的地步。直到1956年春，他听到吴姓干部及其家族里有人发出对陈甲不满，甚至是反对的声音时，他认为下手的时机到了。不分白天黑夜地在金、吴两大姓之间进行串联，传播陈甲的错误，散布自己精心编造的似是而非的谎言。他用从上海带回来的东西作礼品，贿赂吴姓干部，笼络人心。还以收买、哄骗等方式，使不明真相的社员，在对陈甲的检举信和所谓证据材料上，按指纹或盖私章。然后鼓动几名骨干携材料到上级告状。金笠之所以选择自己不公开出面、不在材料上签名，是打了以下算盘：一是他与陈甲是近邻、小伙伴，不必撕破脸面；二是与他老婆通奸的事，既无证据，又不能公开说，自身的脸面更要紧；三是所谓“错误事实”，有的只是道听途说，有些是靠想象编出来的，谁按印、盖章，就让谁负责，如果追查诬告责任，则与自己无关；四是自己今后还要争取入党、当干部，不能轻易揭开会搞阴谋的面纱。

上级党、政组织受理了三尖高级社部分社员对该社总账会计陈甲“贪污、腐化、专权”的控告，派员分明、暗两线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公开的一组以审核账簿、清查物资为主；私下的一组以走访调查为主。经过近一个月的查证，调查组在向党组织汇报时得出了如下结论：

1. 经审计核查，该社账务清楚，账物相符。陈甲的工作尽职，未发现有贪污现象；
2. 经查阅该社的会议记录和座谈了解，未发现陈甲有专权的情况；
3. 控告材料中关于陈甲腐化的事实失实，经走访了解，却发现了他与金笠老婆有过暧昧关系，既无法证实，也无法排除；
4. 三尖社吴、金两大姓的宗派意识比较强。陈家为单姓，而且，陈甲在协助处理群众纠纷时，态度生硬，说话尖锐，群众有误解，导致了有好心没好报。

党组织在讨论时，考虑到该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和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积极工作。决定派员对其谈话：要求他在生活作风、工作作风方面做个检讨，在帮助平息风波的基础上，继续做好本职工作。

陈甲在上级领导找他谈话时，表达了感谢领导对他工作的肯定；也流露了委屈：自己舍生忘死干革命，却恢复不了党的组织关系；自己勤勤恳恳工作，却遭到了控告和被调查；特别是做公开检讨，他觉得自己太丢面子了。于是，就表态说：宁可不当这个官，也不愿意公开检讨。党、政组织也曾多次做他思想工作，发现他已经铁下心来要帮年迈的父母种田、操持家务，也只好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1956年夏天的这个暴雨天，陈甲之所以在家，是因为他已递交了辞职报告，决心务农了。为了探索对儿女们的教育思路，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总结出三条：一是要爱国，国家被侵略，人民就受苦难；二是要跟共产党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大众的；三是千万不要太刚直，社会太复杂，越是耿直，就越会碰壁。

这三点中，前两点无疑是正确的。第三点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决不是真理。而且，他忽略了应该吸取的以下教训：其一，讲话要重证据。如他揭发有人通匪，只是凭推断，由于缺乏有效证据，导致了结果的事与愿违，与人结怨。其二，工作要讲究方法。秉公办事是没有错的，问题是要换位思考，做好过细的思想工作，不能激化矛盾。其三，生活作风要检点。受金笠老婆勾引，就与其通奸，表明他的自律能力差，确实存在问题。其四，人生要从善如流。陈甲在工作中对不同意见，缺乏自我反省、自我修正的能力，有滥施批评的现象，造成了与部分干部、群众关系的不和谐。尤其是对党组织要他“做个检讨”的正确意见，他却固执己见地拒绝。正是由于未能从自己的经历中全面吸取经验教训，把不是真理的道理当信条，且将自己在战场上看到的指挥官下达命令、下级就坚决执行的战斗方式，运用到教育孩子、处理家庭事务的日常生活中，其效果往往是事与愿违。

1956年秋学期开学时，陈甲的大儿子陈昌中已升小学三年级了，家里改变了过去经常接送的习惯，让他自己上学。几天后的一天早晨，爸爸发现他在家磨蹭，不想上学。问其原因，说是在路上有人欺

负他。

爸爸立即吩咐家人：把小二子找回来！

陈二子正在放牛，小时候跟着表姐放牛，后来帮哥哥放牛，哥哥上学了就独自放牛。那时力气小，拖不过牛鼻子，牛吃了庄稼，也曾被打骂过。现在，人长高了些，力气大了些，养成了不管是烈日在头上烤，还是暴雨往身上浇，只要牛没吃饱，就决不回家的习惯。农闲时，他伴着哥哥听爸爸讲战争中的故事，讲爱国的道理。

他满脸稚气地问：“打仗的时候，勇敢朝前冲是爱国，不打仗时怎么爱国？”

爸爸说：“就要认真读书，学好文化，为国家多做事情。”

由此，幼年的陈二子便产生了朦胧的爱国意识和求知的欲望。夏天纳凉的时候，他依偎在奶奶身边，要奶奶教数数，从数吃饭的筷子，到数天上的星星；冬天不忙的时候，他捧出哥哥念过的书，要妈妈教他识字，妈妈也不认识的，就去问爸爸，爸爸高兴时就教他，不耐烦时就朝他瞪眼睛。

这天早上，听妈妈喊他的声音似乎急切而喜悦。他想：应该是让我去念书了，邻居家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都上学了，哥哥就是六岁上学的。

陈二子回到家，爸爸只是叫他陪哥哥上学，不让哥哥被人欺负。他心里飘过一丝失落感，不过仍然是高兴的。陪着哥哥上学，就可以知道学校在什么地方、老师是什么样子、文化该怎么学。他换上干净的衣服，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新鞋，跟着哥哥沿着田间小道，向西北方向走了三里多路，过了木桥向左拐，看见学校了。是一幢五间土墙草屋，面向南开了五个门，中间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门外右面的墙上挂着校牌，哥哥告诉他，上面的字读作：“盐州县三尖初级小学”，东边是二、四年级复式教室，西面是一、三年级复式教室。每个教室都是两间，两个门分别开在两头，中间各开两个窗子。哥哥还告诉他：学校里只有两个老师，年纪大的是校长，可是，只准学生称他吴老师，教一、三年级算术和一、二、三、四年级语文；年纪轻的叫高老师，教二、四年级算术和两个班的体育、美术和音乐。哥哥带他走进自己的教室。教室里摆着高矮不一、形状不同的由学生从各自家里带来的桌子和凳子，西面墙上挂着黑板，黑板前面，有一张高桌子，哥哥说：那是讲台。

上课的铃声响了，吴老师捧着课本和粉笔盒，从西门走到讲台前。同学们起立，齐声说：“老师好！”

老师立正点头说：“同学们好！”

陈二子打量着吴老师：白净的脸，干净的衣着，亲切的笑容，和谐的神态。一股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老师挂出小黑板，上面有4道题目，布置三年级同学先做。

接着，教一年级同学做算式，在大黑板上用粉笔写上：“ $2+3=$ ”

“等于5。”陈二子脱口而出。

老师循着说话的声音，看到陈昌中旁边坐着一个黑脸面、大耳垂的小男孩。又写：“ $3+5=$ ”

“等于8。”陈二子像抢答赛似的又说出了声。

老师向陈昌中看，示意他：让弟弟别插话。

陈大子用胳膊碰了碰弟弟，轻声说：“不许说话！”

老师之所以猜对了，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允许学生带家里无人照看的弟弟、妹妹上学，前提是不能影响课堂纪律。

放学回家的路上，哥哥也许是觉得有弟弟帮助，喊了金大扣同学的浑名。金大扣挥手一巴掌，被弟弟挡住了。

晚上，爸爸问今天上学的情况。

哥哥说：“二子上课的时候说话。”

爸爸瞪了陈二一眼。

哥哥又说：“二子被大扣子打了一巴掌，没敢还手。”

爸爸说：“也是一个没血性的。”

二子说：“是哥哥先挑事的，我不能还手。”

爸爸又瞪了他一眼。

星期三的下午，放学比较早。回家时，陈昌中看见金大扣与几个同学在路上打架，领着弟弟小心翼翼地从路边走。也许是金大扣看他胆怯好欺负，挥臂就是一拳。

这下子，陈二子可恼了！跑过去，双手抓住金大扣的衣服，用脚踢。大扣子凭借身高的优势，双手摁住陈二子的头往下压。二子被压得趴下来了，就抱住大扣子的腿，张口就咬。咬得大扣子疼得“哇、哇”直叫，拔腿就跑。

平常被大扣子欺负的同学，都拍手叫好！

晚上，金喜带着儿子金大扣子来到陈家告状了，他叫儿子抬起被陈二咬过的腿，卷起裤腿，在煤油灯下，小腿肚上露出了略显红肿的牙痕。

陈甲叫来二子站到自己跟前，伸手“啪、啪”地打了两个耳光。

二子争辩说：“是大扣子，先打我哥的。”

陈甲又是一脚，把陈二踢倒在地。然后说：“教育孩子不能护短，让他以大欺小、恃强凌弱！”

金喜明白这话是对他说的，涨红了脸，拖着儿子回家了。当晚，狠狠地教训了大扣子一顿。

二子没有哭，从地上爬起来去问妈妈：“爸爸打我，我到底错在哪？”

妈妈说：“你咬了人家。”

二子又问：“我力气比大扣子小，不用嘴咬能保护哥哥吗？我不把他咬疼了，下次他还欺负我哥哥不？”

妈妈没法回答。

二子再去问奶奶：“爸爸为什么打我？”

奶奶抚摸着他的头，不吭声。爷爷听到了就说：“大人打你，自有大人的道理。”

二子说：“大人打小孩，不要给小孩子讲道理吗？”

爷爷和奶奶也没法回答。

二子没有吃晚饭就上床了，心里想：我怎么这样倒霉，无论做什么都是错？一只手摸摸火辣辣的脸，一只手揉揉被踢肿的腿子，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爸爸就把兄弟俩叫起床了，叫陈大子边烧火，边读书；叫陈二先扫屋里的地，再扫门前的场地。

陈二依然没有吃早饭，他只能用这种方式与爸爸抗争。正当二子要陪哥哥上学时，爸爸对陈大子说：“今后，不准你再主动生事，大扣子不会再欺负你了，能自己上学了。”

然后，对二子说：“你赶紧去放牛。”

二子一听说不让他跟哥哥上学了，心里比昨天挨的打还疼。嘴里说：“不！”拔腿就往上学的方向跑。

陈甲追上去揪住他的耳朵就打。二子昂着头，任打不动。

奶奶挪着小脚跑过来，把二孙子搂到怀里。责备儿子道：“你小时候挨过我们这样的打吗？你还把小二子当做人看待吗？”

奶奶拉着二子去解牛绳说：“奶奶和你一起放牛。”

二子说：“我不是不放牛，就是要上学。”

奶奶说：“我知道你的心事，你妈妈前几天就跟家里念叨：该让你上学了。可是，你越犟，你爸爸就越不会让你上学。”奶奶用温暖的手，给二子搓揉被揪红的耳朵和被打肿的脸。

二子看见奶奶流泪了。忙说：“奶奶不要为我难过！我这命是爸爸给的，还给他我无所谓。”

奶奶吃惊了！望着二子不屈的神态，心里滋生了恐惧感。

她劝导二子：“俗话说：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丑。挨老子打，不丢人！就是打错了，也没地方去说理的。人们常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了不挨打，你认个错、服个软算什么？”

二子说：“爸爸不是对我和哥哥说‘要坚强不屈’吗？”

奶奶说：“那是面对敌人，现在打你的，可是你的亲老子啊！”

二子说：“老子打儿子也要讲道理吧！无故就打，还要认错，这世上还有公道吗？”

“有没有公道？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奶奶边说边从她围布前面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熟鸡蛋。递给二孙子说：“二子，你挨了两回打，又两顿没有吃，奶奶给你煮个蛋，你不会跟我犟，也不吃吧？”

二子说：“我怎么会跟你犟呢？奶奶！你回家吧，我慢慢地吃。”

奶奶说：“我要看见你吃下去，才会走的。”

陈二子吃了鸡蛋，接过牛绳。望着满头白发的奶奶，那挪动小脚的身影，他感受到了周身的温暖，内心充满了无言的感激！他让牛低下头，扶着牛角从牛头爬上了牛背，泪水涌出来了，沾湿了衣襟，滴到牛背上，给牛脊梁两边各留下了巴掌大的潮斑。

第二章 恩师识才劝跳级 家长偏执却反对

陈二子还不到六周岁，可是，他感受着来自家庭的太多的不公和委屈。有时候在池塘边纳闷：鱼儿吃一样的草，喝一样的水，轻快自如地在水里游，我咋就连鱼也不如呢？有时候仰望蓝天在寻思：鸟儿呼吸一样的空气、占据一样的空间，自由自在地飞，我什么时候才能冲出笼子飞向蓝天？尤其是无故挨打骂的时候，他想到过出走。可是，又能到哪儿去呢？也想到过死，可是又觉得长辈的养育之恩还没报答呢！后来他想：如果爸爸无故再打的时候，就送给他打，被他打死了，妈妈、奶奶，还有爷爷就不会怪罪我知恩不报了！

这天中午，二子埋着头吃了半碗胡萝卜麦粢饭，就离开桌子。爸爸瞥见二子两眼泡肿肿的，既心疼又窃喜。心疼的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下手太重了；高兴的是：二子哭了，可见教育见到效果了。他想：陈二子从小就事事求公正、处处讲道理的倔强性格，现在不改变，长大了就会撞得头破血流。他还没有感受到：由于他的偏执心态和打骂教育法，几乎把二子逼上了绝路。直到陈奶奶责备他时，才觉察到这一点。虽然，他对二子的打骂少了些。但是，态度更冷淡了。因为，他觉得二子经受不住残酷磨炼，是个没出息的蠢货！

这年初冬的一天，追求公正的二子，自己却做了一件其结果很不公平的事。

爷爷喜欢在农闲的时候钓鱼，或用拖网捕鱼，以改善家里人的生活。傍晚，爷爷提回小半篮子鱼，放在厨房里，嘱咐奶奶烧鱼、煮晚饭。奶奶正忙着，吩咐二子看住猫。家里养了一只猫，平常好吃能睡，不肯捉老鼠，还特别的馋，一闻到腥味，就上窜下跳地抢。说时迟，那时快，猫儿从二子的身边一窜，就从篮子里衔走一条鱼，吃完又溜到厨房门口，寻找时机。二子拿起钓鱼竿，打它就跑；不打时，它又来了。二子关上门，想办法教训猫。他把鱼钩揣到一条鱼的嘴里，钩牢鱼腮，然后把这条鱼和钓线抛出门外，掩上门，在屋里握住钓杆等待猫上钩。不一会儿，钓鱼竿被拉动了，传来的却是鸡的叫声和翅膀拍打声。二子开门一看，钓上了一只老母鸡。

这只母鸡，二子平常可喜欢了，它觅食勤、捉虫快、生蛋大。那次奶奶给他煮的蛋，就是这鸡生的。二子关上门，抱住母鸡，心疼地、轻轻地、慢慢地从它嘴里取出钓鱼钩。奶奶看见了，告诉他：如果弄破了鸡的嘴，还要滴些豆油消毒。

二子照做了，又悄悄地给它撒了一把麦子。晚上，二子主动告诉爸爸、妈妈，准备挨打。

爸爸说：“你要惩罚懒猫，却伤害了母鸡，这公平吗？”

二子说：“我错了！”

妈妈说：“你还应该知道为什么会错？今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二子说：“我记住了。”二子上床后睡不着，对爸爸没有打他感到意外，妈妈的话也使他口服心服。他想：我是怎么做错的呢？只想到猫爱吃鱼，没有想到鸡也吃鱼；只想到惩罚猫，猫有戒备躲开了；没想到鸡没有设防，会被伤害。这是想问题太简单造成的。今后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

对那只猫，他更气愤了。怎么办呢？不能因为懒和馋，就打死它，只有训好它，让它捉老鼠、保护粮食。在以后的几天里，二子把给猫吃的饭倒去喂猪。猫饿了，翘着尾巴，围着奶奶的腿脚转，“咪、咪”地叫个不停。奶奶就去给它盛粥。

二子拦着说：“猫吃得多，就会长得胖，胖了就懒得捉老鼠，还是先把它饿瘦了，再教它捉老鼠。奶奶！你看对吗？”

奶奶说：“这只猫，就交给你调教了。”

一天，二子放牛时，在草地甩开放牛的鞭子，打伤了一只老鼠带回家。用细线拴着去逗猫。起初，猫不感兴趣。几个回合下来，也许是猫被老鼠激怒了，或许是猫被饥饿逼急了。像抢鱼吃那么疯狂，窜上去咬住老鼠就跑，直到吃得一干二净。从此以后，猫品尝到了美味，开始捉老鼠了。

1957年8月底的一个大清早，爷爷叫醒了二子说：“该去放牛了。”

二子洗过脸，发现天气凉了，加了一件上衣，匆匆走向爸爸耕田的地方。看见爸爸正好犁完一块早稻田，他感受到爸爸的辛苦！乖巧地接过牛绳，牵向有嫩草的地方。

太阳出来了，天空晴朗，鸟儿自由自在地飞，大白牛一会“嚓、嚓”地啃着青草，一会伸头用舌头勾嫩柴头到嘴里嚼，鼻头上沁出大颗汗珠。二子心里想：牛吃的是草，干的是重活，从来不叫一声苦，我不能再坐到牛背上了，让它好好地吃吧。

太阳升高了，农田里干活的人也多起来了。忽然，二子发现有孩子上学了，哥哥也上学了。他意识到：新的学年又开始了。心想：也许爷爷或奶奶会来放牛的，该让我上学了。等啊，等啊！家里就是没有人来。直到牛快半饱的时候，二子等不及了。把牛绳放得长长的，拴在一片草地的一棵树上。请不远处的吴二爷照看着，自己空着两手去上学了。

陈二子来到三尖小学一、三年级复式班教室的门口，向里张望，没有看到哥哥。他想起来了，哥哥升四年级了，应该在东边的教室里，可我是来上一年级的，只能在这个教室里啊！

刚给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发完课本的吴老师，发现了他，亲切地问：“你是来找人的，还是来上学的？”

“老师！我是来上学的。”陈二子说。

“你叫什么名字？带课本费了吗？”老师又问。

“我叫陈二子，现在没有带钱。”二子回答道。

吴老师想起来了，他是陈昌中的弟弟，陈甲的二儿子。心想：这个陈会计啊！大儿子上学时，亲自送来，还左叮咛右嘱托的；怎么到二儿子上学时，既不给课本费，又不起名字呢？思索了一会儿，对陈二子说：“老师给你起个名字，叫‘陈昌正’好不好？”

“好！”陈昌正满怀喜悦地应答着。

老师在发给他的语文、算术课本上分别工整地写上“陈昌正”三个字。告诉他说：“这是你的名字，就是要你倡导公平、正义，将来做到名如其人！”

“记住了。谢谢老师！”昌正说。但是，他对“名如其人”的意思，还是在后来才逐步理解的。

老师笑了，其实，他去年抢答算式的时候，老师就记住他了。老师指定他到前排一张方桌的侧面（当时的学校规定：谁家带学桌，他家的孩子就坐在正面）。陈昌正刚走到座位，就听到教室外传来“吴校长好！”的熟悉声音，心里一怔：爸爸来了。

“陈会计好！”吴老师边答话边走出室外。

二子听到爸爸说：“家里太忙了，我没来得及送小二子开学，现在，是来交课本费的。”

吴老师收了规定的费用，并告诉陈甲：“我已经给你的二儿子起了个名字，叫‘昌正’。”

“这个名字好啊！正好合他的个性。”爸爸又说：“我还要再为他请半个月假，家里没有人放牛。”